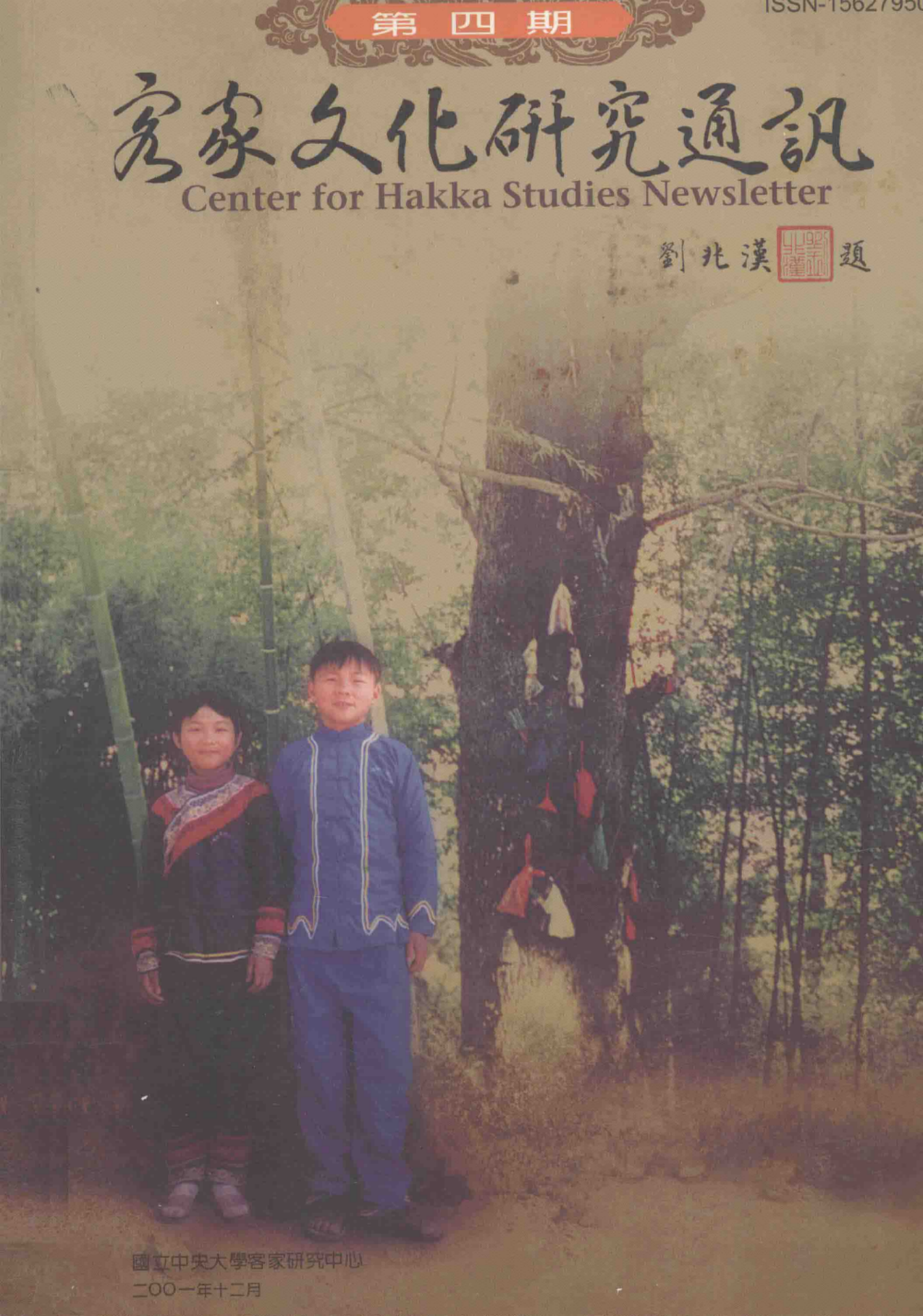


客家文化研究通訊

Center for Hakka Studies Newsletter

劉兆漢題



目 錄

◎ 論 著

-
- | | | |
|---|-------|-----|
| 6 | 論客家原義 | 張光宇 |
|---|-------|-----|
-

◎ 研究計劃

-
- | | | |
|----|--------------------------------------|-----|
| 17 | 客家族群歷史與社會變遷的區域性比較研究
—族群互動、認同與文化實作 | 莊英章 |
| 23 | 閩浙皖贛畲話及廣東博羅畲語調查研究計劃 | 吳中杰 |
| 30 | 梅江流域客家傳統社會與生計研究計劃 | 房學嘉 |
-

◎ 田野記錄

-
- | | | |
|----|------------------|-----|
| 44 | 客家民俗管窺——一位原鄉人的視野 | 劉義章 |
| 52 | 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之「棚頭」初探 | 黃心穎 |
-

◎ 會議報導

-
- | | | |
|----|---|-----|
| 74 | 兩岸客家表演藝術研討會紀要 | 徐亞湘 |
| 81 | 塑造故鄉：中國移民與鄉土社會
—客家文化田野工作坊綜述 | 周建新 |
| 93 | 穿梭歷史與現實中的族群與信仰
—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兩岸三地學術研討會紀要 | 編輯部 |
-

◎ 研究評介

-
- | | | |
|-----|---|-----|
| 102 | 朝向「結構與原動力」的客家研究新典範
—讀勞格文等編《客家傳統社會叢書》 | 羅烈師 |
|-----|---|-----|
-

118 找尋客家人—評劉正剛著《閩粵客家人在四川》

唐立宗

◎ 史料介紹

124 客家史料擷英

劉佐泉

◎ 出版消息

138 頭份鎮志的重修

陳運棟

◎ 問題與討論

143 新竹市閩南人與客家人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調查研究

曹逢甫

171 客家觀點的代理孕母—以客家民歌的內涵論代理孕母

楊國鑫

◎ 社團介紹

186 美濃在地的培力團隊—美濃愛鄉協進會

洪馨蘭

194 客家文史工作團體簡述

陳康宏

◎ 讀者回應

207 提醒與更正—文學家、文史工作者與官方角色的分際

黃卓權

【客家文化研究通訊】

劉兆漢



題

客家研究中心

◎編輯顧問(依姓氏筆劃)

古偉瀛(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朱建民(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吳伯雄(伯仲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呂芳上(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長)
李豐楙(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
范文芳(新竹師範學院語教系教授)
徐正光(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
梁榮茂(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許信良(總統府資政)
黃宣範(台灣大學語言所教授)
蔡義本(中央大學地科院院長)
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
鍾肇政(總統府資政)
羅肇錦(新竹師院台灣語文所教授)

古鴻廷(東海大學歷史所教授)
朱敬一(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呂亞力(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李 喬(國策顧問)
林水波(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范振乾(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教授)
張維安(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
莊英章(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
陳運棟(前大成高中校長)
葉永烜(中央大學理學院院長)
鄭光甫(中央大學副校長)
鍾榮富(高雄師範大學英研所教授)
魏德文(南天書局總經理)

客家文化研究通訊

Center for Hakka Studies Newsletter

第四期

發行人：賴澤涵

主 編：傅寶玉

編輯助理：塗淑慧 余俊青

發行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地 址：臺灣桃園縣中壢市五權里2鄰中大路300號

電 話：886-3-4276959

傳 真：886-3-4276928

電子郵件：ncu3008@cc.ncu.edu.tw

印 刷：德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林森北路9巷12號

電 話：886-2-23567763

I S S N : 1562-7950

編輯報告

當代客家研究的新趨向在強調跨學科跨區域的整合研究，客家作為一種研究對象，已不再侷限於客家族群本身或地區的探討，而是開放格局由其他地區不同族群的互動比較關係中重新解讀客家議題。最顯著的便是語言學者與歷史人類學者近年來紛紛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取得重要的成果，並試圖進行更深入廣泛的整合研究計劃，以發掘（客家）族群社會的內在理路。

溯源式的追蹤客家歷史或孤立的理解客家本質已無法充分呈現族群本身的多元性與各區域間複雜的互動關係。本期張光宇〈論客家原義〉便從語言學角度提出，「客家」一詞的解釋必須跳脫漢人世界的視野，從與漢人接觸的少數民族中找尋線索。吳中杰〈閩浙皖贛畬話及廣東博羅畬語調查研究〉一文即是在此理念下進行與客家族群關係密切的畬族語言比較調查計劃。藉由畬族語言作為「語言接觸」的可能場域，觀察族群語言接觸所發生的變遷和保留過程，有助於對語言或方言的演變有更多的理解。

近年來兩岸在客家議題方面日益強調對客家族群與周邊族群互動與文化接觸的整合研究，而體現出企圖以新觀點的研究方法突破客家研究的新契機。莊英章〈客家族群歷史與社會變遷的區域性比較研究—族群互動、認同與文化實作〉一文即提出訴諸地域文化、族群認同、族群互動等因素，更全面地剖析客家；並強調從全球化與地方化的歷史脈絡來關照客家移民史，以擴大客家研究的視野；以及透過實踐理論對於客家原鄉與移居地進行深度整合與比較的研究取向。

周建新〈塑造故鄉：中國移民與鄉土社會—客家文化田野工作坊綜述〉則顯示近年來大陸學者在區域研究方面的實踐成果。房學嘉〈梅江流域客家傳統社會與生計研究〉則是對一地區進行更完善的調查研究，以提供深度整合與比較的研究基礎。羅烈師〈朝向結構與原動力的客家研究新典範〉，則評介了法國遠東學院與中國福建社科院於1992年以來所進行的主題計劃，其旨趣也是企圖透過各類繁複的客家文化與社會因素的檢視，以理解客家族群甚至中國農業社會的特質。

客家是一移民社會的研究，作為原鄉的比較架構，客家移民的在地化與比較研究也是重要的研究課題。唐立宗〈找尋客家人—評劉正剛著閩粵客家人在四川〉介紹了清代閩粵客家移民入川的社會經濟發展。〈穿梭歷史與現實的族群與信仰—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研討會紀要〉則指出客家移民在臺灣的特有信仰與臺灣客家族群在建構族群意識、國家認同的關係。藉由臺灣與四川客家移民特徵的呈現，有助理解客家在各移民地區獨特的發展面貌。

除了歷史文化的關照外，客家與當代社會議題也是值得注意的現象，本期曹逢甫〈新竹市閩南人與客家人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調查研究〉一文，即藉由與閩南族群的比較，反思客家族群在當代社會的語言文化問題；楊國鑫〈客家觀點的代理孕母〉，則試圖由客家文化（民歌）中尋繹客家族群對當代議題的回應；洪馨蘭〈美濃在地培力團隊—美濃愛鄉協進會〉的社團介紹，則由反水庫運動中揭舉出客家社區與社會運動的辨證關係。

目 錄

◎ 論 著

-
- | | | |
|---|-------|-----|
| 6 | 論客家原義 | 張光宇 |
|---|-------|-----|
-

◎ 研究計劃

-
- | | | |
|----|--------------------------------------|-----|
| 17 | 客家族群歷史與社會變遷的區域性比較研究
—族群互動、認同與文化實作 | 莊英章 |
| 23 | 閩浙皖贛畲話及廣東博羅畲語調查研究計劃 | 吳中杰 |
| 30 | 梅江流域客家傳統社會與生計研究計劃 | 房學嘉 |
-

◎ 田野記錄

-
- | | | |
|----|------------------|-----|
| 44 | 客家民俗管窺——一位原鄉人的視野 | 劉義章 |
| 52 | 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之「棚頭」初探 | 黃心穎 |
-

◎ 會議報導

-
- | | | |
|----|---|-----|
| 74 | 兩岸客家表演藝術研討會紀要 | 徐亞湘 |
| 81 | 塑造故鄉：中國移民與鄉土社會
—客家文化田野工作坊綜述 | 周建新 |
| 93 | 穿梭歷史與現實中的族群與信仰
—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兩岸三地學術研討會紀要 | 編輯部 |
-

◎ 研究評介

-
- | | | |
|-----|---|-----|
| 102 | 朝向「結構與原動力」的客家研究新典範
—讀勞格文等編《客家傳統社會叢書》 | 羅烈師 |
|-----|---|-----|
-

118 找尋客家人—評劉正剛著《閩粵客家人在四川》

唐立宗

◎ 史料介紹

124 客家史料擷英

劉佐泉

◎ 出版消息

138 頭份鎮志的重修

陳運棟

◎ 問題與討論

143 新竹市閩南人與客家人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調查研究

曹逢甫

171 客家觀點的代理孕母—以客家民歌的內涵論代理孕母

楊國鑫

◎ 社團介紹

186 美濃在地的培力團隊—美濃愛鄉協進會

洪馨蘭

194 客家文史工作團體簡述

陳康宏

◎ 讀者回應

207 提醒與更正—文學家、文史工作者與官方角色的分際

黃卓權

論客家原義

張光宇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客家」一詞在漢語方言世界最稱撲朔迷離，聚訟紛紜，迄無達解。不知是相沿成習，純屬巧合，還是天造地設，理有應然，中國現代漢語方言中，凡稱為話的都有費解之處，凡稱為語的都無瓜葛之虞。例如：

語	吳語	閩語	粵語	贛語	湘語	徽語	晉語
話	官話	平話	客家話				

歸納言之，語前冠帶地理名稱，話前不然。這是兩者分野，也就是問題所在。

官話的名稱起於明初。這是因為明初政府官派制度下，所有官員都來自外省。為了溝通臣民的實際需要，所有官員都必須曉習一種共同語，對各地百姓來說，這種語言等於官人所說的話，因而叫做「官話」。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中所謂「每發口必官話」是官話一詞見諸漢地的最早文獻。域外所見更早，此即朝鮮《李朝實錄》成宗 41 年 9 月的記錄，時當 1483 年。

平話的名稱至今沒有滿意的解釋。民間流傳二說：一種說法認為，因為這種話的音調平緩，所以稱之為平話；另一種說法認為，這是平民百姓的話，與官話的官字相對。（梁敏 1997）但是，也有人認為這是

宋代平南軍所說的話，取名原義與地名所見平南、平西相當。（周振鶴、游汝杰 1986）

官話已有確解，平話猶在疑似之間，客家話呢？

二

客家，字面上的解釋一般取其「客而家焉」之義，例如陳運棟（1980）及上海所出《民族辭典》（1987）對客家的釋義。客家流傳的《遷流詩》表達的也正是此意。詩云：

人稟乾坤志四方，任君隨處立綱常。

年深異境猶吾境，身入他鄉即故鄉。

這首民間流傳的詩，豪氣干雲，富於勵志色彩，頗有助於填實客而家焉的精神內容。但這個解釋是純就字面做邏輯推理的結果，就歷史文獻而言並無肌理可尋。

可是從歷史文獻做聯繫，至今依然沒有得到具體明確的答案。例如清代溫仲和在《嘉應州志・方言》就認為客家名稱來自宋代政府簿籍之客戶，此說近年已遭辨其非是。（張衛東 1988）羅香林早年也贊同溫仲和之客戶說，1950年《客家源流考》進一步把客戶推至東晉的「給客制度」。此一說法，謝重光（1999：26）已論其滯礙難通。不管是較早的「客戶說」，還是後來的「給客制度」說，目的不外連繫歷史文獻，解決字面涵義。

從中國移民史來看，「客而家焉」史不絕書，古代中國無處無之。（葛劍雄等 1997）為什麼至今只有這一支民系稱做「客家」？他處移民不稱「客家」？同時，不管是客戶還是給客，文獻根本未見「客家」連在一起，徒憑單一客字加以連繫未免牽強附會。

這兩種連繫或推理的共通點，是就漢字在漢語世界進行探索。但中國自古以來，即為多民族的國家。使用漢字漢語的人非盡漢族。漢字漢語在少數民族中使用，意思可能走樣。例如：「國語」一詞在北魏入主中原期間指的是鮮卑語。《隋書·經籍志》經部小學類後序說：

北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鮮卑語）。

后雜華俗，多不能通，故錄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

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曾經歷過皇民化運動，凡家庭中以日語為交談工具的都被封以「國語」家庭。同一個「國語」軀殼隨不同政權而有不同的血肉，這種同名異實現象在漢語世界值得特別關注。換句話說，除了漢字漢語的內在肌理之外，誰人使用也不容忽視。

當我們循著類似的「同名異實」狀況進行探索之後，我們逐漸踏入一個新的天地，發現了少數民族長期以來的隱諱不彰的小秘密，給「客家」一詞啟示了新義。

三

漢語裡，「客」的對稱有「主」與「土」兩項。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主人與客人，主戶與客戶」對稱，也可以看到「土生土長與客居客次，土著與客籍」對稱。客家的「客」係與「主」對稱還是與「土」對稱？從華南少數民族的用語習慣來看，應是與「土」相對。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見於湘西。嚴學窘（1993）在《八十自述》有段回憶文字道：

1952年籌建湘西苗族自治區期間，我擔任中南民委湘西工作隊隊長。有一位在中南民委工作，名叫田心桃的女同志，二十來歲，湘西龍山縣人。在一次偶然的閒談中她告訴我說，他們的家鄉語言既不像湘西苗語，又不像當地漢語，可能是

一種獨立的少數民族語言。他們自稱為「畢滋卡」即「本地人」的意思，對外則自稱為「土家」，稱漢族為「客家」，漢人稱他們為「土人」或「土蠻」。(頁42)

李藍(1994)在調查黔東南丹寨縣的漢語方言時，記錄了珍貴的見聞。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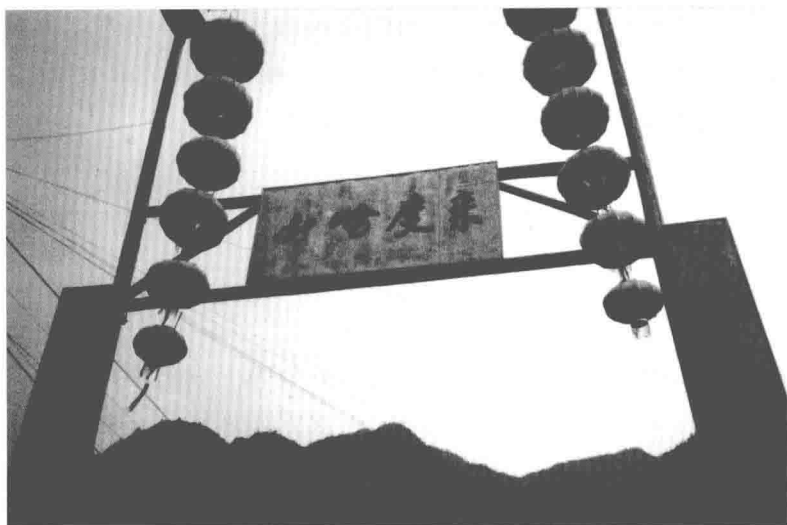
丹寨縣語言分佈與使用的情況也比較複雜。……當地苗族稱漢族為「客家」，漢語為「客話」。客話是各民族之間的公共交際語，也是文教……開會使用的「官話」。

梁敏(1997)談到廣西平話記其親身經驗，總結道：

平話在各地的名稱不一，南寧市郊區、邕寧，桂北的臨桂和湖南的寧遠、道縣、通道等地自稱平話；融安、融水、羅城、柳江、柳城一帶自稱百姓話。……左江一帶和賓陽附近的壯族、瑤族人民也有稱之為客話的。

這些文獻都是親所聞見或從田野調查遍搜而得，誠可說得來不易，彌足珍貴。綜合言之，湖南、貴州、廣西的少數民族（主要是苗族、瑤族和壯族），都有稱「漢人」為「客家」的習慣，漢人的語言因此被稱為「客話」。由此可見「客」是對「土」而言，只有土生土長於斯才會稱外來的漢人為「客」。「客」是外來的意思，對上述少數民族而言，外來人的實體內容是「漢人」。問題就在，就字面解還是就實質內容解？站在少數民族的立場，可以說：所謂客家就是漢人。

閩、粵、贛的「客家」名稱亦當出自同樣的背景。因為今天閩粵贛三地所謂的「客家大本營」原來實為「畬族大本營」。畬族的民族系屬學界頗見分歧，或歸苗，或歸瑤，迄無定論，但不出苗瑤族系範圍，幾無歧見。以此例彼，可以知道閩粵贛的客家之名應得自苗瑤族的同



以漢字寫畬話的牌匾。「山哈」為畬族自稱，即「山上的客人」。

「度親」即「娶親」。

(圖片吳中杰提供)

胞「畬族」，他們稱外來漢人為「客家」的習慣實與湘黔桂如出一轍。從華南少數民族的用語習慣觀之，「客家」原係泛稱，專稱閩粵贛的客家為「客家」，恐與人多族眾有關，非少數民族始料所及。

四

畬族人的漢化過程對「客家」名稱的起源頗具啟發性。1982 年普查的統計資料顯示，當年的畬族人口總數為三十六萬八千人，到了 1990 年變成六十三萬人。十年不到，增幅達 71%。同一時期，全中國人口成長率是 12%，少數民族人口成長是 28%。為什麼獨獨畬族人口呈「大躍進」成長，遠遠高於其他民族成長數字？原來是因為前此自稱為「客家」的畬族人在民族平等的政策下，紛紛「認祖歸宗」，重新向政府登錄恢復其原有的「畬族」成分。(Erbaugh 1996) 這一認祖歸宗的事實表明，歷史上畬族的漢化其實就是「客家化」。漢化的歷程在畬族人的名稱上可以看得相當清楚。現代的畬族人有三個標籤，代表漢化程度的三個階段。

1. **活蜆**：廣東博羅、增城、惠東、海豐等縣的畬族約一千多人，自稱「活蜆」（山人）。活蜆保留原有的民族語言，與苗語支的瑤族布努語炯奈話非常接近。（毛宗武等 1986）從語言成分言之，這支畬人漢化最淺。
2. **山哈**：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及廣東鳳凰山區的畬族自稱「山哈」，占有畬族人口 99% 以上。語言特徵近客家話，但是含有古畬語的底層成分。畬族把這種語言叫做「山哈話」。（《福建省志・方言志》，頁 600）「山哈」指山裡的客人，可見山哈即「山客」。這一支大量漢化的畬族人占絕大多數，但在民族認同上迄未放棄本民族「畬」的成分。
3. **客家**：福建上杭縣有三萬多藍雷鍾三姓人口在 1988 年恢復畬族成分。這些恢復畬族的上杭畬民，民族意識已經很淡薄，還是認為自己是客家人。武平的大姓鍾氏始終沒有認祖歸宗，1988 年還是劃為客家。（蔣炳釗 1992）



下水盤來雷宗祠正廳的祖牌

（圖片吳中杰提供）

除此之外，畬族還有一稱叫做「畬客」，見於清・楊瀾《臨汀匯考》卷三《畬民》：「唐時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雜處其間，今汀人呼曰畬客。」關於這支畬客，我們缺乏進一步描述的文獻可供研判：到底是近「山哈」還是近「客家」？從後世汀州地區畬民日益稀少來看，可以假設「畬客」係由畬變客的一個階段。

爲了簡明起見，我們把上述客家與畬客合稱爲畬客，把閩粵贛多數的客家稱爲「漢客」。如此一來，共有四個名稱必須分辨：

	漢客	畬客	山哈	活蜆
民族成分	漢	畬	畬	畬
認同對象	中原	客	畬	畬
語言成分	客家	客	客	畬

1. 1982 年的畬族人口包括山哈與活蜆。因此才有山哈占 99% 的統計出現。1988-1990 年認祖歸宗的多從「畬客」（對外稱「客家」）這一支重新登錄而來。
2. 畬客開放自由登錄之後，雖然改歸畬族的人數不少，但是也有像武平鍾姓那樣的情況，早已積重難返，不事更張，寧願棲身在「客家」大纛底下。

其實，「漢客」也非純漢，而是漢畬混血的新興民系。關於這一點，羅香林（1933：74-75）早已清楚道出，不過他們以中原郡望自矜，保存先民從華北故地帶下來的語言，因此認同對象從未轉移。「畬客」與「山客」都以客家爲認同對象或（就語言說）是學習對象。如果不是畬族先民稱南來漢人爲「客家」，其子孫後代如何會有「客」之名？這是畬族漢化過程透露「客家」名稱由來的具體表徵。

五

從移民史考察，「客家之稱始於宋」最切近真相。這是清代學者鍾用齋（獨佛）在《粵省民族考源》所提出的總結性看法。自羅香林以來，論證客家移民史學說蠡出，但是多數論說只顧及漢人世界所發生的事情，很少或沒有同時照顧到與漢人接觸的少數民族所發生的事情。我們的問題是：為什麼在1982年以前有99%的畬族人說的是一種近乎客家話的方言？如果把畬族漢化的歷程也列入考慮，比較客家移民史的幾種學說，比較能兩相契合的應是唐末五代至宋初這一學說。

關於客家移民史，羅香林認為始自西晉末年。周振鶴（1987）認為這個時期太早，應該始於唐中期安史之亂。不過兩人都認為唐末黃巢之亂，由江西中北部南下的移民進入贛南、閩西成為後世所謂「客家」人。這個說法最為允當（周振鶴1996），讀者可以自行覆按。因為這個時代約在公元九～十世紀，到元明十三～十四世紀，漢畬約有三、四百年比鄰而居的時間，這段時間使大量的畬族進入漢化期學會漢話，等到畬族在元明遷離大本營之後，他們仍操一口近客家話的漢語方言。如此才能解釋為什麼畬族（山哈）在沒有客家人的浙南、閩東「對內使用客家話」的事實。

漢畬兩族開始接觸其實並不晚至唐末宋初，早在唐初高宗時期，因為漳潮之間「蠻僚嘯亂」，陳政、陳元光即奉命派兵前去鎮壓畬族。陳氏一門，四世守漳，前後達百年之久，終於使漳潮一帶成為靖土。為什麼同樣是漢人，畬族的祖先不稱陳氏及其部將為「客家」，到唐末宋初才把「客家」之稱戴在客家先民頭上？這個問題從「接觸」的本質來看簡明易曉。陳氏及其屬下代表的是大唐「官軍」，其任務是鎮壓、敕平。事成之後，陳氏父子在漢人世界被封為「開漳聖王」，接受頂禮膜拜；但是在畬族世界，陳氏父子所作所為如同土匪豪強、罪魁禍首。

畬族流傳的「高皇歌」勸誡道：「養女莫嫁阜老去，爹娘養你不容易；嫁給阜老無情義，恰似從小死掉去。」（阜老就是福佬，閩南人）其憎恨漢人之情溢於言表。反觀客家先民與畬族的接觸，最後竟使 99% 的畬族學會客家話，其敦親睦鄰、水乳交融的歷史過程躍然紙上。換句話說，「客家」是對與其和平相處的漢人的稱號，多少帶有親切、友善的意味。

六

「客家」之所以撲朔迷離，主要的原因是歷來只就漢人世界所發生的事情進行探討，很少或沒有就與漢人發生接觸的少數民族所發生的事情合併考量。漢語文獻既可做種種學說的佐料，少數民族所發生的事情正可充當少數而關鍵的角色。從漢畬兩方的情況衡量，早於或晚於唐末宋初的「客家形成」學說，都不免偏離事實。

最後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客家」一詞出現在明萬曆以後的文獻，前此無跡可尋？（萬芳珍等 1992）其實這個問題應該反問就可明白：如果明萬曆以前沒有「客家」一詞，文獻作者根據什麼事實加以杜撰？難道說，客家一詞由明萬曆的某位文人學士發明創造之後，頓時洛陽紙貴，華南客籍人士風起雲湧，爭相搶奪那頂客家帽子置於自己頭上？想到這一場面，不免令人覺得突梯滑稽，啞然失笑。歷史文獻的通例是：事實早於紀錄。人間的遊戲規則是，和平相處則不分彼此，利害衝突發生才有此疆彼界。客家在閩粵贛山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遠，何煩外界密切關注；生齒日繁，向外擴張之後，動輒得咎，難免與人發生摩擦。「客家」在文獻出現較晚，從客家後期的遷徙歷史可以獲得充分理解。

總結言之，「客家」一詞的相關問題有取名原義，何人賦與，起於何時，出於何地。底下是本文的看法。